

# 百年《通俗编》研究史略

李璐, 曹炜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 翟灏所著《通俗编》是清代汉语俗语类著作的代表作之一,近百年来翟灏及其《通俗编》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及讨论,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文章以纵向的时间轴为纲,以横向的议题轴为目,先后对清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通俗编》研究成果加以概述梳理,以期清理出学界关于翟灏及其《通俗编》研究的学术演进史。

**[关键词]** 百年;《通俗编》;翟灏;俗语;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 H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4-0109-04

翟灏所著《通俗编》是清代前期著名的汉语俗语类著作,保存了很多珍贵的俗语资料,对研究乾嘉年间杭州及各地的俗语民谚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近一百年来,很多学者对《通俗编》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留下了一批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以往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过必要的梳理,这也就很容易导致人们对目前《通俗编》的研究究竟到了一个什么状况缺乏了解。

## 一

最早对《通俗编》予以关注的,要数清代著名学者周中孚了。周氏在其《郑堂读书记》里首次对《通俗编》予以了积极评价。他指出:“晴江之为《通俗编》,颇尽一生精力,故能搜罗宏富,考证精详,而自成其为一家之书,非他家所能及也”<sup>[1]</sup>(《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二七)。虽然寥寥数语,而且属于比较宏观的评价,但“搜罗宏富”“考证精详”“非他家所能及也”云云,已足见其对《通俗编》学术价值及地位的推崇。

第二位注意到《通俗编》一书的,则是张之洞。张氏在其《书目答问》一书中将《通俗编》与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恒言录》等并列为“儒家类考订之属”,认为它是“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sup>[2]</sup>。张之洞在肯定《通俗编》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又给《通俗编》作了具体的归类。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学界似乎把《通俗编》给遗忘了,没有任何相关研究成果。这种沉寂的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打破。

20世纪80年代,学界开始重视语言学史的书写,于是《通俗编》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何九盈在其《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一书中将清代的辞书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为研究成语、谚语的辞书,他将《通俗编》归入这一类中,且认为凡是属于这一类辞书的,都是比较重视口头词汇的探源,对于研究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汇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番论说重新引起了大家对《通俗编》的关注。只是何九盈关于《通俗编》的评说过于简略,仅出一二例来加以说明,且只有原典节录而没有展开讨论。<sup>[3]</sup>其后,胡奇光在《中国小学史》一书中也对《通俗编》进行了讨论,胡氏对《通俗编》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通俗编》“可说是百科全书性的俗语词书。”<sup>[4]</sup>

真正对《通俗编》给予全面评述的要数20世纪80年代末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纲要》一书了。蒋氏在该著作中首次关注到了《通俗编》的词汇史价值。他将《通俗编》视作古代研究口语词汇的代表性著作,并首次论述了《通俗编》在口语词汇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蒋绍愚认为《通俗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历代口语词的记录和诠释、对口语词始见时代的考订、对口语词历史演变的研究及对口语词

**[收稿日期]** 2017-04-21

**[作者简介]** 李璐(1993-),女,山西晋中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语源的探求等几个方面<sup>[5]</sup>。同时,蒋绍愚也对《通俗编》中有关口语词语的错误解释进行了纠正,这也是学界对《通俗编》中有关语词的错讹与误引的最早讨论。

几乎同时,隋文昭(1989)也发现了《通俗编》中的误引现象,并针对《通俗编》中卷二十四居处的“礶子”来作辩证。他引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規制纪略》与赵翼《檐曝杂记》卷五“俗语”来证明“礶子”为阶礶,且认为翟灏引《武林旧事》“小经纪”门为语源是错误的。隋文昭在考究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门时发现列于“小经纪”门中的有七十七种,而其中的“礶子”应该是由条石砌成,绝无砌好台阶而售卖的人,就像墙由砖砌成,单砖可以售卖,但是墙却不能<sup>[6]</sup>。隋氏以此来否定《武林旧事》中所提到的“礶子”并非阶礶,并说明此处的“礶子”是日常家中用来摩擦姜,使姜成为细碎的器具。这也是学界最早针对《通俗编》中某一语词作考证的研究性文章。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通俗编》的讨论有所增加。

首先是周谷城、胡裕树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认为《通俗编》“条目和资料非常丰富,为同类著作之首。”<sup>[7]</sup>这可以说给了《通俗编》极高的评价。

几乎同时,吴俊(1994)对《通俗编》中的词语研究展开了讨论,文章着重论述了翟灏在词语研究方面的贡献:首先《通俗编》立足于日常口语词语的考证,通过口语词语来探求词语流变;其次是《通俗编》考证语词,旨在溯其源头,探明流变所在;再者,翟灏能考证词语用法并辨明是非,《通俗编》并不仅是简单地堆积语言材料而成,而是经由翟灏对材料的综合分析比较,从而对词语的意义、用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后肯定翟灏善于凭借文化因素来研究语词,揭示词语的意义所在,为后世的词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sup>[8]</sup>。吴文虽然对《通俗编》在词语研究方面的贡献做了较为详尽的总结,但文章总体比较空洞,缺乏具体的例证分析。

其后,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也对《通俗编》予以讨论。在该书第二章第一节中,不仅说明了《通俗编》的体例和内容,而且认为《通俗编》中收录了丰富的俗语词汇,有些词语至今仍是普通用词,例如:糊涂、公文、告示等。符氏肯定了《通俗编》引例的丰富性,且有意义、音韵、文字辨析等。在该书其他章节中,符氏对《通俗编》能收录前代书籍中出现的各种词、习用词组以及大量熟语的做法予以充

分肯定,并赞扬《通俗编》考辨语义、探索源流、征引详赡<sup>[9]</sup>。

90年代末,俞允海在其编著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题解》一书中将《通俗编》归入了中国训诂学著作中,他以短篇幅概略介绍的形式说明了作者的生平、讨论了《通俗编》成书的时间和周天度为此书作序的相关情况,简单介绍了《通俗编》的主要内容,肯定了《通俗编》具有的关于方言俗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同时,俞允海也指出了《通俗编》的缺点,即其在标明引书出处时并没有标明卷次篇名,在有些词语语源的考证上也有疏失等<sup>[10]</sup>。

可见,这一时期学界对《通俗编》的研究集中在对其词汇的研究上,且仍停留在对其整体作概略式的说明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通俗编》的研究逐渐增多,且逐渐细化。

周荐的《词汇学词典学研究》一书中有一篇《四字组合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通俗编》不仅是清代,而且是自唐代至清代千余年来收录最为完备的一部词语工具书<sup>[11]</sup>。周氏还发现《通俗编》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叠字型的四字组合,例如:落落穆穆、端端正正、恍恍惚惚等,并从构成要素和结构特点两方面对《通俗编》所收的四字组加以讨论。周荐的探讨较之80年代的讨论显然更为微观和细化。

之后,方丽娜(2004)以民俗文化为动机,来探讨《通俗编》中民俗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全文分成序论、本论与结语三个部分,序论是概述此文的研究动机与旨趣。本论的部分,从民间风俗、社会方言、风土谚语以及技艺游戏等方面,说明《通俗编》所记载的民俗词语。结语的部分,方氏总结语言在产生、使用、发展、演变都会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紧密的关系,而词汇具有民族性,能够直接反映民俗的面向,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角度,透过语言与文化的联结,可以使我们认识词汇所蕴藏的内涵,追溯词语形成的历史过程,提供研究与认识社会文化的依据。这即是《通俗编》的贡献所在<sup>[12]</sup>。

其后,蔡光(2008)、董丽娟(2008)、段新颖(2008)、洪宏铭(2008)、王琳(2008)、王亚琼(2008)等分别对《通俗编》中的民俗语汇、隐语等做了专门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洪宏铭(2008)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通俗编》中收录的词汇,分别从词汇的结构、语音和词义三个方面对《通俗编》收录的词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计量分析;除此之外,他对翟灏本人的生平著述及其《通俗编》版本情况的说明也

有独到之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关于《通俗编》的最为全面也最为扎实的研究<sup>[13]</sup>。

## 二

近几年来关于《通俗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俗编》的错讹与误引研究。《通俗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也有一些错讹和误引现象,因此,也有很多学者针对其中的错讹和误引现象做了相关研究,并进行了总结和校订。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要数颜春峰针对《通俗编》中的错讹和误引现象写的两篇文章:《〈通俗编〉错讹衍脱校订记》和《〈通俗编〉引文校订记》。

颜春峰在《〈通俗编〉错讹衍脱校订记》中对《通俗编》无不宜斋本以及商务印书馆1958年断句排印本中的若干错讹现象进行了总结校订,并总结出了导致错讹现象的八个原因:一、前后误易,如负心、罪过等;二、涉上下而讹,如海屋添筹、寸步不离等;三、形近而讹,如吃辣面、残杯冷炙等;四、音近而讹,如迎会、以一警百等;五、义近而讹,如廖头鼠目、资质佳等;六、义联而讹,如一网打尽、烧香礼拜等;七、衍文,如借口、门神等;八、脱文,如下官、南戏等<sup>[14]</sup>。除了具体内容,《通俗编》也存在引文上的误引现象,颜春峰(2012b)对《通俗编》中的误引现象进行了总结和校订,并总结出了导致误引现象的八个原因:一、引文失真,按语错误或缺乏依据;二、引文失真,书证与条目不对应或破句;三、他处转引,未予核实却想当然补出书名;四、杂糅两书;五、此书(作者)误作彼书(作者);六、正文与注、注与疏混淆;七、同一作者不同著作混淆;八、同一著作不同篇章混淆<sup>[15]</sup>。此外,颜春峰也对《通俗编》的版本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关于《通俗编》的版本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考证过,《通俗编》的版本应有无不宜斋本和《函海》本两大版本。无不宜斋刻本38卷,武林竹简斋藏版,前有乾隆十六年(1751)周天度序。《函海》本《通俗编》则有15卷和25卷的不同。从《函海后序》可知,李调元(1734—1803)搜访图书、编辑《函海》始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随即“遭事去官”。据邓长风(1994)考证,“《函海》的版本共有六种”: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初刻本、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第二次刻本、乾隆末年刻本、嘉庆本(1809)、道光本(1825)、光绪本(1881)。颜春峰(2012)也致力于《通俗编》版本的考证,他比较了《通俗编》无不宜斋本与道光补刻《函海》本后得出结论:无不宜斋本是

作者翟灏的定本,道光补刻《函海》本所据仅是作者的未定稿。从作者给出的例证,我们可以直观明了地看出无不宜斋本的《通俗编》更为出色。颜春峰的研究系统、全面地对《通俗编》中的错讹误引现象进行了考证,在版本问题上,也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罗列,而是通过比较,总结出了两种版本的优劣,对《通俗编》的研究有很大推动<sup>[16]</sup>。

二是《通俗编》的民俗学研究。曲彦斌(2014)曾对《通俗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通俗编》的学术性、资料性及实用性价值,均不可低估,是历代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著。”<sup>[17]</sup>曲彦斌是位民俗学学者,他在《语言民俗学概要》的第八章的“《通俗编》民俗语汇探微”中从市话、语言文字游戏、禁忌避讳、民俗语源等几方面阐释了民俗语汇间接反映某种民俗形态或民俗事象的现象。<sup>[18]</sup>《通俗编》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曲彦斌的研究向我们展现了《通俗编》的民俗学价值。

三是黄侃评语研究。黄侃在语言文字学上多有建树,曾在《通俗编》书眉施评语二百多条。其评语《〈通俗编〉笺识》收录于《量守庐群书笺识》<sup>[19]</sup>。黄侃的《通俗编》评语虽只有两百多条,但牵涉到训诂、文字、音韵、方言以及民俗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阐释,贯穿了黄侃个人的学术见解。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转换视角,不再局限于针对《通俗编》本身进行研究,而是转向研究黄侃对《通俗编》所施的评语。在这一方面成就比较显著的当属曾昭聪,他对黄侃评语的研究主要在于总结了黄侃对《通俗编》评语中的训诂学价值:黄评与词源研究相结合,以转语揭示同源词;黄评与词汇研究相结合,揭示音义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异形词;黄评与文字研究相结合,注重形义关系,表明文字正俗;黄评与音韵、方言研究相结合,发掘语音的演变与词义变迁;黄评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考察训诂的文献材料<sup>[20]</sup>。曾昭聪(2015)从黄侃《通俗编》评语中的“正字”术语入手,对“正字”内容作疏证,分类解释其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内涵,即“正字”术语揭示的是与俗字相对而言的正字,是与借字相对而言的正字,是与今字相对而言的古字“正字”,是汉语同源词<sup>[21]</sup>。刘玉红(2014)则从黄侃评语中的“当作某”术语入手,揭示了黄侃评语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学价值<sup>[22]</sup>。

以上便是近百年来关于《通俗编》研究的全部成果。疏于搜罗,或许还存在缺漏。但有一点能确定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通俗编》的专书。而且对《通俗编》的各个方面的讨论也还不够深入,仍有很

大的拓展空间。梳理总结前贤的研究成果,我们觉得,《通俗编》的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一是《通俗编》收录的方言词的部分,其中大多是吴语词汇,这或许与作者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学界尚未有人对此做过相关研究,因此《通俗编》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吴语词汇的研究应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二是《通俗编》的讹讹和误引现象研究,虽然学者们对其中的讹讹和误引现象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并不全面,相对于《通俗编》收录的五千四百五十七个词语而言,已有的研究只揭示了冰山之一角,只能看作是举例性质的探讨。在对这五千四百五十七个词语的出处进行一一考察之后,相信我们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这显然是一趟多么有必要也有意义的学术之旅。

## [参 考 文 献]

- [1] 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3:137.
- [2] 张之洞编撰,希曾补正,孙文泐增订.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M]. 中华书局,2011:349.
- [3] 何九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286.
- [4] 胡奇光. 中国小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17.
- [5]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41.
- [6] 隋文昭. 《通俗编》彙·子条辩证[J]. 文史,1989.
- [7] 周谷城,胡裕树.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564.
- [8] 吴俊. 翟灏在词语研究方面的贡献——读《通俗编》札记[J]. 安顺师专学报,1994,(03).
- [9] 符准青. 汉语词汇学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6.
- [10] 俞允海. 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题解[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30.
- [11] 周荐. 词汇学词典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7.
- [12] 方丽娜. 清翟灏《通俗编》所载民俗词语探析[J]. 高师大国文学报,2004(12).
- [13] 洪宏铭. 《通俗编》词汇研究[D]. “国立”中兴大学,2008.
- [14] 颜春峰. 《通俗编》讹讹衍脱校订记[J]. 中国文字研究,2012(01).
- [15] 颜春峰. 《通俗编》引文校订记[J]. 励耘学刊(语言卷),2012(01).
- [16] 颜春峰. 《通俗编》版本考略[J]. 语言研究,2012(04).
- [17] 曲彦斌. 广博精审的《通俗编》[J]. 寻根,2014(03).
- [18] 曲彦斌主编. 语言民俗学概要[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291.
- [19] 黄侃笺识,黄焯编次. 量守庐群书笺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417.
- [20] 曾昭聪. 《通俗编》黄侃评语训诂研究[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
- [21] 曾昭聪. 《通俗编》黄侃评语“正字”辨[J]. 中国文字研究,2015(01).
- [22] 刘玉红. 《通俗编》黄侃评语“当作某”辨[J].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4).

(责任编辑:闫卫平)

##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Tong Su Bian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LI Lu, CAO 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ong Su Bian, written by ZHAI Hao,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Chinese proverbs in Qing Dynasty. During recent centuries, ZHAI Hao and Tong Su Bian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and they have made a number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vertical timeline as the key link, and the horizontal topic axis as the target to summariz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ong Su Bian of Qing Dynasty, 1980s and 1990s successively, so as to comb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Zhai Hao as well as his masterpiece, Tong Su Bian.

**Key words:** Hundred Years; Tong Su Bian; Zhai Hao; Proverbs; Research history